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总主编：王巨才

延安戏剧主编：陈彦 甄亮



【第六册】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戏剧

延安戏剧作品·话剧（二）

甄亮 李明瑛 / 编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六册】

总主编 王巨才

延安戏剧主编 陈彦 甄亮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戏剧

延安戏剧作品·话剧（二）

甄亮 李明瑛 / 编

独幕话剧

把眼光放远一点



胡丹佛



把眼光放远一点



剧情介绍

该剧描写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家村民参军抗战的故事。日本侵略者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某村被敌人占领。村内两兄弟夫妇的儿子都参加了八路军。老大支持儿子抗日,老二唆使儿子开小差回家,并想让他到岗楼自首,领取“居住证”。最终在老大的劝说与事实的教育下,老二夫妇觉悟了,其子二傻子又归队参加抗日斗争。全剧表现了兄弟两人对待各自参加八路军的儿子的不同态度,富有戏剧色彩和生活气息。歌颂了敌后广大农民支持抗战的坚毅和智慧,也讽刺了一部分富裕阶层眼光短浅、犹豫动摇的心理。



剧本

地 点 冀中区,一个修有日本鬼子炮楼的村庄。

时 间 1942年“五一扫荡”后,秋季的一个早晨。

人 物 老 大——五十多岁,伪村联络员。
老 二——四十多岁。
老大妻——五十岁。
老二妻——四十岁。
老 福——伪村维持会会长。
二 傻——十八九岁,老二的儿子。
大 刚——二十多岁,老大的儿子。

伪军士兵——四十多岁。

日军小队长——三十多岁。

布景 这是一明两暗的普通住屋。事情发生在明间。明间的两侧各有门通暗间；内屋正中有门通外面。一些必要的家具和杂物放在屋内适当的地方。

〔在街上人们的嚷声、脚步声中幕启。〕

人声 鬼子下炮楼喽！鬼子下炮楼喽……喂！各家都快准备着啊！各家都准备着啊！都快着点呀！鬼子下炮楼喽！

老二 （在内屋）哎呀！哎呀！

老二妻 （在内屋）哎哟！哎哟！

〔街上的脚步声，嚷声继续着。〕

老二 （在内屋）快给我呀！

〔老二光着一双脚跑出。〕

老二妻 （在内屋）你还不快到街上看看去！

老二 （大声地）快给我鞋呀！（往大门口跑）

老二妻 （在内屋）我给你找，你先到街上看看吧！

老二 （又跑回来了）快拿给我！

〔内屋没有回声。〕

老二 快！快！哎呀！

〔老二妻一手提着两只鞋，一手还在扣着衣裳走出来。〕

老二妻 快点穿上吧！（递鞋给老二）

老二 （忙乱地穿鞋，气喘地）哎呀！你看，人们刚嚷下炮楼，怎么就进街了呢！嗯！大哥他们呢？（跑到老大屋门口）大哥！大哥！

老二妻 哼！别胡喊乱叫的了，人家胆子大，你快给我到街上看看吧！

老二 （继续大声地）大哥！大哥！

〔老大慢慢地走出屋门。〕

老大 干吗总这么惊惊慌慌的？

老二 大哥呀！鬼子下炮楼啦，都进街了。

〔老大妻走出。〕

老大妻 这么早就下来啦？

老二妻 哎——哟！闹了半天你们还没听见啦！（指着老二的鼻子破口大骂）我说你呀，躺在炕上活像口死猪，大声喊你都不肯醒。（死盯住老大）哼！这年月像你这么半死不活的，还不给我家惹祸呀！赶快给我出去看看！你这傻子呀，怎么连个屁都不会放？！

老大妻 （对老大）你也是个哑巴吗？

老二妻 哼！

老大妻 （瞪了老二妻一眼，对老大大声地）咱们早就该到街上给人家打听打听，还傻愣着干什么呀？

老 大 都去一边歇着吧！唉，没叫日本鬼子欺侮够吗？为什么一家子总这么闹翻了天！

〔静场。〕

〔外面又有人嚷声。〕

老 福 （内声）都别在街上乱嚷嚷，都各回各家去！

〔老大朝大门走去，老二疑疑惑惑地跟在后面。老大回头朝老二一扬下巴，老二于是像被钉住了似的站在那儿，老大走出去了。〕

老二妻 唉，只要这么一乱，我就想起我那二傻儿来了，老天爷！千万保佑他平平安安地回家来吧！

老 二 可就是呢，这孩子应该回家来看看。

老大妻 只有坚决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才能平安，要是真的回家来了，怎么能待得住啊！

老二妻 待不待得住，总应该回到自己的家呀！哼，谁没个家！谁没儿没女？

老 二 谁的儿女谁不心疼？哎呀！只盼二傻平平安安的……哪一个村都是这么兵荒马乱的。

〔老大、老福从大门进。〕

老 福 哪一个村都是这么兵荒马乱的呀！唉！除非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才不这么说呢。

老 二 哎呀！

老二妻 哎哟！

老 大 唉声叹气地能打走日本鬼子？

老大妻 天塌下来了，咱们也不能动摇。

老 二 （随声附和）嗯，可不是。

老二妻 （假说硬话）大哥、大嫂这两句话可真说得对。抗日就得抗到底嘛，再修上几个鬼子炮楼，也吓唬不住人。

老大妻 谁嘴里都是这么说，谁知道他心里头究竟动摇不动摇呢？

老二妻 嫂子心里究竟怎么样？

老大妻 谁动摇，谁心里头知道。

老 福 嘿嘿！你们妯娌俩，一起来就逗着玩啊。都要像你们两家这么团结，还愁打不出鬼子去吗？

老 大 都一边歇着你们的去吧！总是没完没了的。

〔静场。〕

老 二 哎呀！老福哥！队伍上的消息连一点都没有？

老 福 （轻声地）别嚷啊！昨日黑夜小栓子回来啦。

老 二 小栓子回来啦？

老二妻 那二傻怎么还不回来呢？

老大妻 大刚呢？

老 大 （对老大妻，指责地）你嚷什么？你嚷什么！

老 二 小栓子再也不回队伍上了吧？

老 福 （打着老二的头）嘿！这真是个革命的脑袋瓜儿，啊——多么坚决呀！哼！小栓子又回队伍上去了！他是代表他们队伍上的指战员来慰问父老们的。他们这就要开到山里边受训去——这是为了准备反攻。

老 二 二傻好吧？

老 福 都好，都好。咱村今年春天去参加的那十二个子弟，都编在一个连里啦。

老二妻 啊！还都在一个连里，那他们在反“扫荡”里边没受到什么损失吧？

老 福 小栓子跟我说，有一回，他们在王庄叫日本鬼子包围住了，可是叫他们蹬的一下子……

老 二
老二妻
老大妻 怎么啦？怎么啦？

老 福 一下子就跳出了日本鬼子的包围圈。

老 二 哎呀！老天爷保佑！

老二妻 哎呀！老天爷保佑！

老大妻 哼！老天爷在哪儿呢？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只有参加八路军，坚决打日本鬼子才能平安。

老二妻 （朝老大妻翻了一下白眼）哼——嗯！唉！我说，老福哥，小栓子一进村，你就该告诉我啊！唉！连话也没能给我那二傻儿捎上一句半句的。

老 大 话还不是这么两句：坚决抗日到底，不打完鬼子不回家。

老大妻 人家就不许捎别的话了吗？

老 大 （对老大妻，烦躁地）一边歇着去吧！

〔老大妻进内屋。〕

老 福 （对老大）天刚明，歇一会儿你到炮楼上报平安去吧。我到四处查看查看去。

（出大门）

老 大 回头见！（对老二夫妻，嘱咐地）别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这么惊慌，有我支应着呢。（进内屋）

〔静场。〕

老二妻 天没亮就吓得心直跳，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呀！

老 二 只要这么一乱,我也是想起我那二傻儿来了,也不知道二傻这孩子接到了咱俩的信没有?

老二妻 这孩子要有心眼,早就该回来啦!

老 二 唉!孩子不见面……前日坚壁的东西还都刨出来了,这,这怎么办呢?

老二妻 你等着吧,准要出事儿。唉,东西再坚壁起来!

老 二 来得及吗?

老二妻 怎么来不及?哎,轻一点。(到老大内屋门边,凝神静听)

老 二 怎么啦?

老二妻 睡啦!

老 二 睡着啦?

老二妻 轻一点,轻一点。快坚壁东西去吧!

老 二 这回坚壁点什么呀?

老二妻 粮食衣裳、铺的盖的、盆盆罐罐,哪一样不要坚壁呀!啊!还有……

老 二 还有什么呀?

老二妻 (拉着老二往内屋走)一会儿你就知道啦!

老 二 哎呀!究竟来得及来不及?

老二妻 来得及,来得及,坚壁一点是一点嘛。

老 二 嗯,嗯。(被老二妻推进了内屋)

[老二妻又忙跑去关上了大门,还插上了门闩,接着跑进了内屋。

老 二 (在内屋)快!给我那个,那个包袱,快点儿呀!

[屋内有翻箱倒柜的响声。

老二妻 (在内屋)快点吧!快点吧!

[老二抱着一大堆包袱,被褥、杂乱东西走出,又转身朝内屋。

老 二 哎哟!还有我那一双新鞋呢,快,快搁上,快搁上,快呀!

老二妻 (在内屋)你放在哪儿啦?你自己来找!

老 二 哎呀!(又回过身来,跑到大门口)怎,怎么你把门关上啦?!

[老二妻抱着两个瓦罐出。

老二妻 不关着还行?——叫人家看见了还了得!

老 二 快开开呀!

老二妻 来啦!来啦!

老 二 (看见老二妻抱着两个瓦罐,惊问)你这是干什么呀?

老二妻 也坚壁起来呀!

老 二 里边是什么?

老二妻 钱。

老 二 钱?

老二妻 轻点声。(忙跑到老大内屋门口听一听)

老 二 又怎么啦?

老二妻 这回都睡死啦!(朝老大的屋门)哼,让你们做大梦去吧!

老 二 做什么梦啊?

老二妻 管他们做的什么梦。

老 二 嗯! 这里边到底是什么呀?

老二妻 这里边是鬼子票。

老 二 啊! 鬼子票!

老二妻 这里边是咱们的边区票。一共是五百块钱,等着二傻回来娶媳妇用啊。

老 二 快把鬼子票用了吧,光坚壁咱们的边区票,边区票还是硬着呢!

老二妻 还是两个都坚壁了吧! 不好吗?

老 二 不! 不! 别看日本鬼子这会儿横冲直撞的,可是鬼子票还是不保险——不值钱!

老二妻 别这么你争我吵的啦! 唉! 要来不及啦!

老 二 可不是! 可不是! 你快把门开开呀! 哎——呀!

〔老二妻忙去开大门。

〔老大妻正从内屋掀开布帘往外看。

老二妻 哎哟! 你给我轻点声儿行不行?

〔老二夫妻忙走出大门去了。

老 二 (在大门外)你怎么忘了把铁锹拿来? 真是……

〔老二妻跑进来。

老二妻 我这就给你拿去!(又忙跑进内屋)

〔老大妻急隐。

老 二 (在大门外)快着点呀!

〔老二妻拿着把铁锹出来。

老二妻 来啦! 来啦!(一边应着,一边跑出大门去了)

〔老大妻自内屋出。

老大妻 啊呀! 你看他们忙的,又是衣服,又是罐子的。(朝内屋)喂,你快出来看看热闹呀!

〔老大走出。

老 大 看什么呀?

老大妻 快看变戏法儿的。

老 大 不是这么瞎忙,就是盼着他们的二傻回来。唉,环境变了,人心也就变了。

老大妻 也真怪,怎么他们就这么有呢? 不是今年春天才分的家?

老 大 总说这些干什么? 抗日还抗不过来呢。这年头冻不死,饿不着就行了。

老大妻 你这个老实人啊！人家抢了你的，夺了你的，都不知道！唉！像我们这样倒也自在，他们才是白天做大梦呢，做大梦去吧！

老 大 一边歇着你的去吧！

〔老二满身是土，拿着铁锨进来，老二妻拍着身上的土紧跟在后面。〕

老 大 我该上炮楼报平安去啦，要不，鬼子又要下炮楼清查户口啦。

老 二 鬼子又要下炮楼啦？这可怎么办呢？

老 大 你给我沉住点气！你们在家好好地待着！

〔老二夫妻无可奈何地进内屋去了。〕

〔老大眼看他们进去了，才朝大门口走去。〕

老大妻 大刚他爹！你再也不能挨打啦！可要小心点，你的身子再也经不起了。

老 大 为了打走日本鬼子，为了革命，我挺得住！

老大妻 慢点走，我给你拿件大袄去。

老 大 不用啦。（出大门去了）

老大妻 唉！这日子什么时候才算到头呢？（进了内屋）

〔大门外人声嘈杂起来，还有急促的脚步声。〕

〔老大转回来了。〕

〔老二夫妻出来。老大妻也走了出来。〕

老大妻 老福刚在外头告诉我，鬼子一下炮楼，就直奔我们的胡同……

老 二 哎——呀！

老二妻 哎——哟！

老 大 都给我进去！我不叫，不许出来！

〔老二夫妻赶忙进内屋去了。〕

老大妻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进内屋）

老 大 这真怪啊！难道是要到我这儿来清查户口吗？

〔伪军士兵持枪进门。〕

伪军士兵 把手举起来！

老 大 是！是！

伪军士兵 （向大门外看了看，就放下了枪）喂，联络员！还是那一套。

〔老二从内屋伸出头来。〕

伪军士兵 （对老二）老乡！老乡！别怕！别怕！吃这碗饭不能不来打搅。喂，等会儿来了问你们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说了就得给我添麻烦，知道不？（打了个哈欠）头一天出来这么早。

老 大 都听见了吧？咱们就照着队长下的这个命令办！

伪军士兵 我哪儿是什么队长啊！连个班长的资格都不够，大头兵一个，这年头，瞎胡混呗。

老 大 是,老爷。

伪军士兵 嘿!快别这么称呼,我可受不了。瞧!你都那么大的年纪了,八路军的称呼——叫声同志吧,一律平等。

老 大 这儿可没有八路军!这儿可真的没有八路军。

伪军士兵 (大笑)得了,各人心里都明白——别这么支应我行不行?(向大门外看了一眼,突然做立正状)喂!来啦,来啦!

〔日军小队长走进。〕

伪军士兵 报告!刚才清查了一遍,没有形迹可疑的人。

日军小队长 联络员!

老 大 有!太君。今日平安无事,有事再报。

日军小队长 平安无事?!

老 大 平安无事,平安无事。请坐,请坐。

日军小队长 你的家?

老 大 是,这儿就是我的家。

日军小队长 人的没有?

老 大 有,有。出来,都出来。

〔老二夫妻,老大妻都出来了。〕

老 大 给太君行个礼!

〔老二夫妻、老大妻无可奈何地朝日军小队长鞠了一躬。〕

日军小队长 (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明知故问地)统统的一家?

老 大 是一家。这一个门口还能是两家?

日军小队长 都是良民的?

老 大 大大的良民!

日军小队长 大大的良民?(走到老二跟前)

〔老二吓得直哆嗦。〕

日军小队长 (突然抓住老二)你的儿子是八路的?

老 二 哎呀!

日军小队长 不说的?死了死了的!

老 大 (赶忙上前解救)太君,他是个疯子。

日军小队长 啊?!

老 大 他真是个疯子,太君要问话,就问我吧。

日军小队长 你的,大大的良民,你的出去的!(推老大出了大门)

老 二 大哥,大哥呀!

日军小队长 (又逼近老二)你的儿子是八路,皇军大大地明白。

老二妻 你说呀,你快说呀!

老大妻 说呀,没有,没有儿子! 你不是没有儿子吗?

日军小队长 (怒斥老大妻)不许你的说! (回头厉声对老二)不说,死了死了的!

老 二 我……我……

老二妻 说呀,说呀!

〔老大跑进门来了。〕

老 大 太君,他是个疯子,不会说话,是叫天上的(打手势)“嗡——轰”吓坏了的。

日军小队长 (突然转向老大)嗯——哼! 他的说了的,你的儿子是八路。

老 大 (镇静地)太君!

日军小队长 他的说了的!

〔老大妻朝老大暗暗地摆手。〕

老 大 (哈哈大笑地)啊! 哈哈! 太君真会开玩笑,凭我就有儿子吗? 哪儿来的这么
大福气!

日军小队长 大大地没有?

老 大 嘻嘻,大大地没有!

日军小队长 (沉思了一会儿,命令地)开路开路的! (日军小队长、伪军士兵大步跨出
大门去了)

老 二 哎呀! 真吓死我了!

老二妻 哎哟! 总算逃出了鬼门关!

〔日军小队长突然回来了。〕

〔伪军士兵在大门外警卫。〕

日军小队长 (抓住老二的前胸)你的儿子是八路的? 你的说!

老 大
老大妻 (先后不一地)说! 跟队长说,没有,没有儿子!

日军小队长 (抓住老二不放,大声地)你的说!

老 二 没……没有。

日军小队长 没有?! (稍停)你的儿子是八路关系的没有,回来了,皇军优待优待的;不
回来,你的房子烧了烧了的,你的杀了杀了的,明白?

老 大 明白。说嘛,明白。

老 二 明白。

日军小队长 啊! 你的明白的。(快步出门去了)

老 大 (随在后面朝大门外张望了一会儿)唉! (对老二夫妻)还傻站着干什么? 快进
去吧!

〔老二夫妻进内屋去了。〕

伪军士兵 别怕,他到哪儿都是这一套——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谁肯把自己的儿子从
八路军里叫回来,自首当汉奸去!

老 大 是,是。(抽烟)往后还得靠你多照顾着点啊。

〔老福从大门进来。〕

老 福 走啦? 走啦? 啊! 还在这儿呢。请坐,请坐,不,不,我看还是到会里去……

伪军士兵 别见外,都是一乡人。

老 大 (掏出一把票子,客气地)我知道还没发饷,这几个不算多,先拿着零花吧。

伪军士兵 不能,不能,我可不像那些人似的。

老 福 (从老大手里拿过票子,就塞给了伪军士兵)中国人花中国人的钱,算不了什么。

老 大 不收下就是看不起我们。

伪军士兵 唉! 这就让你们看笑话啦! 照理说,这么着(往口袋里揣票子)大大地不应该。自从八路军十七团的政工干事三天两头地到炮楼底下给我们上了政治课,就多少懂点道理了不是? 到了反攻的时候,俺这样儿的,总得是一分力量。唉! 没白做了一场中国人就行啦。喂! 会长,联络员,多在八路军面前给咱们美言两句吧。

老 大 这是哪儿的话呀?

老 福 全靠你照顾着我们呢!

伪军士兵 我该走啦。

老 大 吃了饭再走,不晚吧。

老 福 要不,上维持会里吧,那儿早预备下了。

伪军士兵 不啦。我还得赶紧回炮楼侍候着去。回头见,回头见!(出门)

老 福 唉! 我只说这儿的早走光了呢,谁知道还留着条尾巴啊!

老 大 老福! 怎么偏偏到我这儿来清查呢? 莫非说有奸细上炮楼告了密?

老 福 我心里也是这么琢磨呢。嗯! 咱们都小心点吧。光怕不行! 咱们要把炮楼封锁严密。

人 声 (在大门外)老福! 老福! 有人在维持会里等你呢,快去吧!

老 福 (朝门外,大声地)这就去。(对老大)唉! 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咱们一块儿支应去吧。走!

老 大 走!(向自己的内屋,嘱咐地)喂,多照顾着点啊!

〔老大妻出来。〕

老大妻 知道啦!

〔老大、老福走出去。〕

〔老二夫妻悄悄地出了屋门。〕

老 二 哎哟! 真怕人啦!

老二妻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老大妻 怎么办? 坚决抗日呗!

老二妻 谁请你训话来啦！（一把拉住老二，就拖进内屋去了）

老大妻 哟！有了钱，有了地，胆子就变得这么小啦？从前顺利的时候，不是也积极抗日吗？出来进去地嚷着什么争取光荣啦，当模范啦，怎么今日就拿不出。那你还上台这么说来着：乡亲们！我的儿子打日本鬼子去啦，不打走日本鬼子，可不回家！大伙都要学习我和他爹哟！大伙也真是热烈地鼓了鼓掌。那时呀，做得漂亮，说得也漂亮嘛。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呢。那天开完了大会回家的时候，你俩笑得连嘴都合不上了。哼，有说有笑，一扭一扭地就这么进屋去了。（学着老二妻的模样儿，扭进了自己的内屋，又掀开布帘，朝老二夫妻的内屋，鄙视地）哼——（甩下了布帘）

〔正在老大妻批评老二妻的同时，有个人影在大门口晃来晃去的，这人就是二傻。〕

〔老二妻出来。〕

老二妻 （怒气冲冲地）咱们也不还嘴，到底看谁是拖尾巴的货！看谁是动摇分子！幸亏我家的二傻没开小差回来。（朝老大妻屋，狠狠地）你呀，休想看我家二傻的半点笑话！哼！

〔静场。〕

〔二傻弯着腰溜进了大门。〕

老二妻 谁？

二 傻 我！娘呀！

老二妻 二傻？！快进屋！（忙推二傻进了内屋）

〔老大妻出来。〕

老大妻 谁？谁呀？是谁啊？

〔老二妻出来。〕

老二妻 是谁啊？谁呀？谁？

老大妻 嗯？

老二妻 啊？叫嫂子呢。

老大妻 谁叫来着？

老二妻 是大哥打发来的人，叫了嫂子一声吧。

老大妻 啊！什么事？（跑出大门去了）

老二妻 （忙关上了大门）二傻！二傻！

〔二傻出，老二紧跟在后头。〕

老二妻 哎哟！二傻！我的好孩子，你可回来啦！你再别走啦！

老 二 哎呀！我心中的石头这才落了地呀！

二 傻 （只顾四处乱看）快把我藏起来吧！

老 二 别怕，到了家，什么事都好办了。你爹回头带着你上炮楼一自首——就没事儿

啦！日本太君刚这么吩咐过。

二 傻 不！不！我是怕小栓子。

老二妻 可别学小栓子呀，他像匹野马似的，听说昨日黑夜回来了，一会儿就又蹦远了。

老 二 光给咱们捎了几句不时兴的话，什么坚决抗日啊，还有别的什么……什么的。

二 傻 他走了就好了。嗯，还有，大刚哥呢？他准回来找过我！

老二妻 孩子，你说到哪儿去啦？

老 二 先听你爹说两句，你娘也早憋了满肚子话啊。

二 傻 慢着！

老二妻 你这是怎么啦？看！又黑又瘦的，该受了多少惊吓啊！

二 傻 可不是！我在村边上趴了大半夜，也不敢进村，天快亮了，不进不行了，刚一站起来，就听见村里头乱喊乱叫的，等没事了，才连蹦带窜地进了村。唉，直到这会儿，心还在一个劲儿地突突跳呢。真怕人啦！

老二妻 有人看见了你没有？

二 傻 像是有人看见了。

老 二 谁？

老二妻 到底是谁呀？

二 傻 许是东头的王大伯，他轻轻地喊了声二傻。

老二妻 不怕！不怕！

二 傻 唉！好不容易地窜到家门上，又碰上大娘在讲话，娘！才是开会了吗？吓得我没敢进大门。

老二妻 不让他们先看见你也好，这孩子真有心眼。

二 傻 一会儿就看见我啦，快把我藏起来吧。

老二妻 把你藏在哪儿呢？

老 二 咱们的炕上有个洞，谁也不知道。（突然惋惜地）可就是叫我填上了。

老二妻 填上了还说什么？

老 二 填上了不要紧，再刨开呀。

老二妻 还来得及呀？

老 二 刨一点是一点。

老二妻 快去吧！

老 二 对，刨一点是一点，（走近内屋门口，又转回身来疑问地）真来得及吗？

老二妻 看你这个人，怎么啦？

二 傻 爹！快着吧！

老 二 （手足无措地）哎呀！（想了一会儿）嗯，刨一点是一点。（进内屋）

老二妻 孩子，快进里屋藏起来吧。

二 傻 唉！我还是回队伍去吧。

老二妻 娘可不愿意听这个,在哪儿也不如在家里好。

二 傻 等打走了鬼子,再回家吧,指导员说希特勒都快完蛋啦!

老二妻 这年头不时兴这个了,你的脑筋该换换啦。哟!你这身衣服也该换换啦。喂,
(朝内屋)喂,快拿身衣服出来。

[老二拿着一件上衣出来。]

老 二 哎呀!快换换吧!我也得快着点,咱们都快着点啊!(进内屋)

[老二妻赶忙给二傻换衣裳。]

二 傻 这真麻烦。

老二妻 听我告诉你,自从你走了,咱们就跟你大伯分了家,谁愿意和他们伙着过呀?你大伯一天到晚地穷忙工作,尽让你爹一个人在地里干活,那哪儿成呢?不闹着分家,我们哪儿能过好日子呢?这都是你娘出的主意。又亏得你娘有心眼,在伙着过的时候,咱们就私自弄下了不少体己,拿它置了十亩好地。孩子,人活一辈子是为的什么呀?咱们团聚在一块儿好好地过日子吧!什么八路军啦,又是什么鬼子的天下啦,谁管这些个呀!孩子,你倒是听见了没有呀?

二 傻 我心里正乱呢,听了就忘了。

老二妻 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外面有人敲门。]

[二傻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老二妻忙推二傻一同进内屋去了。]

[敲门声越来越紧。]

[老二妻出来。]

老二妻 来啦!来啦!(开门)

[老大、老福进。]

老 大 (质问地)是谁来了?

老二妻 (赶忙往内屋门口走去)不知道。(进内屋)

[老大和老福对看了一眼。]

老 大 (朝自己的内屋)喂,刚才是谁来了?喂!(掀开布帘了看,回头对老福,诧异
地)没人——哪儿去了?

[老大妻从大门跨进,关了大门。]

老大妻 (看见老大、老福,埋怨地)哎哟!害得我找了个遍!听见街上的人们说你回来了,我又赶紧往回跑。哎哟!到底找我有啥事儿啊?

老 大 什么?

老大妻 不是你刚才派人来叫的?

老 大 胡说八道!

老大妻 哎哟!不信,你问问二傻他娘啊!(朝老二内屋门口走去)

[老二妻走出。]

老二妻 许是我听错了。(又进屋)

老大妻 (气愤地)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老 福 (对老大,悄声地)你看清楚了她那神情没有?(指着老二的内屋)神情不对呀!

老 大 (轻推了老福一下)让我先试试。(走近老二内屋门口,高声地)二傻!(正要跨进门去)

〔老二妻走出。〕

老二妻 (怒冲冲地)哼!(模仿地)二傻!二傻……二傻在哪儿呢?

老 大 二傻回来了!

老二妻 我们不知道!(当门拦住老大)

老 大 (把老二妻推在一旁)走开!我这是为了抗日工作。(欲进)

〔老二正冲出来。〕

老 二 (挡住了老大)凭什么这样欺侮人啊!

老 大 (冷静地)老二!二傻回来了没有?

老 二 这是谁放的屁呀?

老 福 实话说了吧,东头老王刚才报告说,有个人影连蹦带窜地进了你们家的大门,像是二傻,老王轻轻地喊了他一声,连头都没敢回。这要叫汉奸看见了,报告了鬼子,全村都要受损失啊。

老 二 看你说得多怕人啦!许是看错了吧?

老 福 老王是我们派出去封锁炮楼的秘密岗哨,他敢乱报告吗?唉,抗日军人回了家,我们还该好好地招待呢,出来见见,怕什么呀?

老 大 是呀,这会儿见着了个八路军的战士,该多叫人欢喜啊!

老二妻 唉,真是大白天活见鬼,做梦也没想到二傻会回来呀!

〔静场。〕

老 大 二傻呀!出来吧!你大伯和你老福大伯不跟你为难。出来吧!孩子!

老二妻 (把脚一跺,怨恨地)二傻到底在哪儿呢?

老 大 我就不信!二傻!(推开老二)

老 二 (又忙拦住)我还要找你们要人呢!你这是干什么?

〔正在这难分难解的时候,二傻出来了。〕

二 傻 大伯!老福大伯!我是回来了。

老 大 老二呀,看你大天白日搞的这个鬼啊!老二呀!

老二妻 二傻,你真是个傻王八蛋!

老 二 你别骂孩子啦!

老大妻 对呀!骂孩子干什么,是大人的不是嘛。

老 大 (朝老大妻,怒斥地)你又嚷什么!(对二傻)连长给你开的回家证明条儿呢?

二 傻 没有,我跟谁也没请假就回来了。